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尹七

唐 三藏 沙門 義淨 撰

原夫三千肇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已成尚
無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則日月未流實
闐寂於慘舒則陰陽莫辨暨乎淨天下降身
光自隨因餐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
食之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興
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則妙高色
而浮光下察黃輿乃風蕩水而成結而云二
儀分判人生其中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

陶鑄譬之以鴻鑑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
蓋寡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舍靈蔓
延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十五門僧佉
乃從一而萬物始生薜世則因六條而五道
方起或露體拔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推髻執
作升天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罔知所出或云人
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為鬼靈或談不知蝶為
我已不知我為蝶形既羣迷於螺贏復聚或
於螟蛉比渾沌於雞子方晦昧於孩穉斯皆

未_レ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苦海往復迷
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說十二緣
起獲三六獨法號天人師稱一切智引四生
於火宅拔三有於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
者粵我大師釋迦世尊矣創成覺龍河九有
興出塵之望後移光鹿苑六道盛歸依之心
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戒躅則千生伏
首於是闡梵響於王舍獲果者無窮酬恩惠
於父城發心者莫算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
誠終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濟

九居教無幽而不陳機無微而不納若泛爲
俗侶但略言其五禁局提法衆遂廣彰乎七
篇以爲宅有者大非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
過律顯則過亡且如恚損輕枝現生龍戶慈
濟微命交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是
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網唯斯三藏乎
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隨機拯物理亡他
議及乎薛舍初辭魔王或歡喜之志熙連後
唱無滅顯亡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
功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掩望影淪雙樹龍鬼

摧心致使娑羅林側淚下成泥哭者身邊血
 如華樹大師唱寂世界空虛次有弘法應人
 結集有五七之異持律大將部分為十八之
 殊隨所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裙有偏正
 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圍兩俱
 無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亡愆各有師承
 事無和雜有部則正餘三並偏有部則要須別室正量以繩圍牀有部手請僧
 祇畫地也
 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阿一
 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周云聖大衆部分出
 七部三藏各有十萬頌合三十萬頌周譯可

咸千卷二阿離耶悉他陸揮尼迦耶周云聖
 上座部分出三部三燕多少同前三阿離耶
 兼揮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周云聖根本說
 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河離
 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周云聖正量部分出四
 部三藏二十萬頌律有三十千頌然而部執
 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
 八分為五部不聞於西國之耳
 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
 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
 四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
 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茶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
 兼三部乃至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
 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諸國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雜行四部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
 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
 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哩羅國次東
 南有郎迦戌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
 至臨邑國並悉極邊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
 食杜多是其國法西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
 方見有實異常倫

衆斥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
 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從西數之
 洲未羅遊州即今尸利佛遊國是莫訶信洲
 訶陵洲阿善洲末迦漫洲斯乃咸遵佛法多
 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
 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
 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
 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

商船慣者准知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
 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
 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
 錄中具述驪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
 纔五六潮即到上景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此
 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
 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
 流惡王今並除滅迫無僧旅外道雜居斯即
 瞻部南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
 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

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為題目詳
 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迥然
 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已重
 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
 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
 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
 依自部頻毗娑羅王夢見一髷裂為十八片
 一金杖斬為十八段怖而問佛佛言
 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瞻部
 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
 即先兆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
 勿見憂耳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在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者其致也則律
 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
 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所云大
 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
 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
 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
 何偽意在斷煩惑濟衆生豈欲廣致紛紜重
 增沉結依行則俱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
 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既無慧目誰鑒是非任
 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

第一四八册

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
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
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
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
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論章段
則科而更科尹七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
實致為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又
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
語而更作解譎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
懷飲息濟命無由唯檢律文則不如此論斷

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
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教
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康素謙順義而後
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皇上則恩育兆庶納
隍軫慮於明發羣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
於通宵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
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
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畝之中濟濟焉
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之國頓類丹
墀金隣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為無為事無事

斯固無以加也俱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為俱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羅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為最五天並悉同然也

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眾儼然欽承極旨自有屏居幽谷脫屣焚籠漱巖流以遐想坐

林薄而棲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有過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總有四十章分為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

高僧傳二卷并雜經論等十卷並錄附歸願諸大德興弘法心無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

重曰然今古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淡之微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

呈備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縱使命淪夕景六希成一贊之功餒絕朝光庶有百燈之續閱此則不勞尺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徒寸陰實鏡千齡之迷躅幸願檢尋三藏鼓法海而揚四波皎鏡五篇汎慧舟而提六欲雖復親

承匠旨備檢玄宗然非濬發於巧心終恐受
嗤於慧目云爾

- 一破夏非小
- 二對尊之儀
- 三食坐小牀
- 四餐分淨觸
- 五食罷去穢
- 六水有二瓶
- 七晨旦觀蟲
- 八朝嚼齒木
- 九受齋軌則
- 十衣食所須
- 十一著衣法式
- 十二尼衣喪制
- 十三結淨地法
- 十四五眾安居
- 十五隨意成規
- 十六匙筯合不

- 十七知時而禮
- 十八便利之事
- 十九受戒軌則
- 二十洗浴隨時
- 二十一坐具觀身
- 二十二卧息方法
- 二十三經行少病
- 二十四禮不相扶
- 二十五師資之道
- 二十六客舊相遇
- 二十七先體病源子七
- 二十八進藥方法
- 二十九除其弊藥
- 三十旋右觀時
- 三十一灌沐尊儀
- 三十二讚詠之禮
- 三十三尊敬乖式
- 三十四西方學法
- 三十五長髮有無
- 三十六亡則物現

三十七受用僧物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爲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糝於斯此與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卑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那國及龜茲于闐雜有行者然十誦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苾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禮卑習以成俗

本無憑據依夏受請盜過客生故應詳審理無踈略宜取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今失夏不退下行尋檢聖教無文誰昔遣行斯事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則徒跣是儀無容輒著鞋履偏露右肩衣掩左膊首無巾帔自是恒途餘處遊行在開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靴諸餘履屐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可隆冬之月權著養身春夏之時須依律制履

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羅勿進香臺頌之
自久然有故違之類即是強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衆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
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
脚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拈隨事雙足^八蹋地前
置盤孟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
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且
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
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牀高二尺已

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牀之過時衆同此
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
牀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由來即如連坐跏
跌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
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乎晉代此事方訛自
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
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
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
言誰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足明非牀上坐
來食棄足邊故知垂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

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
為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斂衆殘食
深是非儀收去反觸僧祭家人還捉淨器此
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熟察之須觀得失
四餐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尹七既餐一口
即皆成觸所受之器無宜重將置在傍邊待
了同棄所有殘食與應食者食之若更重收
斯定不可無問貴賤法皆同爾此乃天儀非
獨人事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無淨

觸將以為鄙豈有器已成觸還將益送所有
殘食却收入厨餘飯即覆寫瓮中長臠乃反
歸鑪內糞菜明朝更食飯果後日仍餐持律
者頗識分疆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
及餘飲噉既其入口身即成觸要將淨水漱
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淨食若未澡漱
觸他並成不淨其被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
狗犬亦須澡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
手漱口并洗嘗食器方觸鑪釜若不爾者所
作祈請及為禁術並無効驗縱陳饗祭神祇

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獻三寶并奉靈
祇及尋常飲食皆須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
大小便利不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云
清齋方釋莫翦爪宜侵肌捨塵或孔顏如斯
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歆饗也凡

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檢校若待齋了恐時
過者無論道俗雖未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
教許無罪咎比見僧尼助檢校者食多過午
因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云與諸國
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為初基耳昔有北方胡

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見笑良以便利不洗
餘食內盆食時叢坐互相定觸不避猪犬不
嚼齒木遂成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
為輕然東夏食無淨觸其來久矣雖聞此說
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罷去穢

尹七

十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渠竇或
可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投水手必淨洗口
嚼齒木疏牙刮舌務令清潔餘津若在即不
成齋然後以其豆屑或時將土水搥成泥拭

其脣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盃
或用鮮葉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須三層淨
揩豆腐土洗令去膩或於屏隱淨瓶注口若
居顯處律有遮文略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
之前口津無宜輒咽既破威儀咽得罪乃
至未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日
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知護亦非
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難免過良為牙中
食在舌上膩存智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
食了談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

舍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淨瓶
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瓷觸者
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
則淨手方持十七必須安著淨處觸乃觸手十一隨執
可於觸處置之准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
水非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為時水中前受飲
即是無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作瓶法蓋
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麤如

銅箸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罐口
令上豎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
受二三升小成無用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
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彼有
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時必須洗內令塵垢
盡方始納新豈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
銅瓶著蓋插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
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停水一升兩合隨事
皆闕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二尺寬一尺許
角攝兩頭對處縫合於兩角頭連施一襟纜

長一磔內瓶在中掛膊而去乞食鉢袋樣亦
同此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動
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述所有瓶
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覆袈裟擎傘而去
此等並是佛教出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
革屣袋錫杖斜挾進止安詳鳥喻月經雅當
其況至如王城覺樹鷲嶺鹿園娑羅鶴變之
所蕭條鵲封之處禮制底時四方俱湊日觀
千數咸同此式若那爛陀寺大德多聞並皆
乘輿無騎鞍乘者及大王寺僉亦同爾所有

資具咸令人擔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

徒法式

七晨旦觀蟲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井池河之別觀
察事非一准亦既天明先觀瓶水可於白淨

銅盞銅碟或羸杯漆器之中傾取尹七掬許安豎

甄上或可別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
之或於盆罐中看之亦得蟲若毛端必須存
念若見蟲者倒瀉瓶中更以餘水再三滌器
無蟲方罷有池河處持瓶就彼瀉去蟲水濾

取新淨如但有井准法濾之若觀井水汲出
水時以銅盞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
若無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濾瀉池河觀
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上白氎東夏
宜將密絹或以米柔或可微煮若是生絹小
蟲直過可取熟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褙取
兩頭刺使相著即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
帛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以盆承
傾水之時罐底須入羅內如其不爾蟲隨水
落墮地墮盆還不免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

觀察有蟲即須換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既足已即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生器內上以水洗三遍外邊更以水淋中復安水承取觀察若無蟲者隨意去羅此水經宵還須重察凡是經宿之水且不看者有蟲無蟲律云用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并處施行此羅最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捲用陰陽瓶權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蟲更細不同餘時生絹十重蟲亦直過樂護生者理應存念方便令免或作瓦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

寺家多用銅作成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開於其底傍更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牽再三入水然後抽出若是寺家濾羅大僧元不合觸房內時水亦復同然未受具人取方得飲非時飲者須用淨羅淨瓶淨器方堪受用在生乃是性戒可護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六物之數不得不持若行三五里無羅不去若知寺不濾水不合餐食渴死長途足為龜鏡豈容恒常用水曾不觀察雖有濾羅蟲還死內假欲

存救罕識其儀并口之上翻羅未曉放生之
器設今到水蟲死何疑時有作小圓羅纔受
一升兩合生疎薄絹元不觀蟲懸著鉢邊令
他知見無心護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為
傳法誠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
畜放生之罐在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指齒刮舌務令如法盥
漱清淨方行敬禮若其不然受禮禮他悉皆
得罪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訛憚哆譯之

為齒家瑟訛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

指大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關

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罷擊破屈

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刮舌之篋或取竹

木薄片如小指面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

而刮舌勿令傷損亦既用罷即可俱洗棄之

屏處凡棄齒木若口中吐水及以痰唾皆須

彈指經三或時警效過兩如不爾者棄便有

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條截為近山莊者

則柞條葛蔓為先處平疇者乃楮桃槐柳隨

意預收備擬無令闕乏濕者即須他授乾者
 許自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頭
 使碎其木條以苦澁辛粹者為佳嚼頭成絮
 者為最麤胡菓根極為精也即蒼耳并截
 耳入地二十堅
 齒口香消食去瘡用之半月口氣頓除牙疼
 齒憊三旬即愈要須熟嚼淨指令涎瘡流出
 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飲水一
 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鼻中不慣口飲
 亦佳久而用之便少疾病然而牙根宿穢積
 久成堅刮之令盡若湯淨漱更不腐敗自至

終身牙疼西國迫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不
 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稀譯者輒傳
 斯號佛齒木樹實非楊柳那爛陀寺目自親
 觀既不取信於他閭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
 經梵本云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
牙七
 或六全嚼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為殄
十五
 病求清潔而返穢冀去疾而招病或有斯亦
 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法俗嚼齒木自是恒
 事三歲童子咸即教為聖教俗流俱通利益
 既仰臧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顯其儀
西方乃施主預前禮拜請僧齋日來白時至
僧徒器座量准時宜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
淨物器乃唯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
別小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章
已言若其瓦器曾用者一度用之此成無
過既被用訖棄之坑澗爲其受觸不可重收
故西國路傍設義食處殘器若山曾無再用
卽如襄陽瓦器食了更收向若棄之使用淨

法又復五天元無瓷漆瓷若油合是淨無疑
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乎南海皆不
用食良爲受膩故也必若是新以淨灰洗令
無膩氣用亦應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
用故亦無愆重觸有過事如律說其施主家
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牀座復
須清淨坩瓮預多貯水僧徒既至解開衣紐
安置淨瓶卽宜看水若無蟲者用之濯足然
後各就小牀停息片時察其早晚日既將午
施主白言時至法衆乃反褫上衣兩角前繫

下邊右角壓在腰條左邊或肩或土澡手令
淨或施主授水或自用君持隨時濟事重來
踞坐受其器葉以水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
無呪願之法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衆行
初置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衆復於行末
安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身尹七因事發十六
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其邪願捨身遂生
藥叉之內生五百兒日日每餐王舍城男女
諸人白佛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覓
之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子五

百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
令受五戒爲鄔波斯迦因請佛曰我兒五百
今何食焉佛言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
祭食令汝等充餐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
或在食廚邊塑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
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
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
兒息者饗食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
大意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諸
大寺處咸於食廚柱側或在大庫門前彫木

表形或二尺三尺爲神王狀坐把金囊却踞
小牀一脚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爲形號曰莫
訶歌羅即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
部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無損耗求者稱
情但至食時厨家每薦香火所有飲食隨列
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處尹七般彈那寺十七每常僧
食一百有餘春秋二時禮拜之際不期而至
僧徒五百臨中忽來正到中時無宜更煮其
知事人告厨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何于時
有一淨人老母而告之曰此乃常事無勞見

憂遂乃多然香火盛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
涅槃爾徒尚在四方僧至爲禮聖蹤飲食供
承勿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即總命
大衆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衆咸足其
餐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善讚天神之力親
行禮觀故覩黑神見在其前食成大聚問其
何意報此所由淮北雖復先無江南多有置
處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隣陀籠
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鹽薑乃一片
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七半七藉之以葉其

行鹽者合掌長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
哆譯爲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
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其字義
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衆受他毒食佛教令
唱三鉢羅佉哆然後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
美味以此言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
至東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者
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並足恭敬
曲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去手一磔即須懸
放自餘器食或一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

受隨受隨食無勞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
食罷隨意亦非聖說次授乾秬米飲并稠豆
臠澆以熱酥手攪令和投諸助味食用右手
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行乳酪及以沙糖渴
飲冷水無問冬夏此乃衆僧常食并設齋供
大略皆爾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飯盈
溢盤盂酥酪縱橫隨著皆受故佛在日勝光
王親供佛衆行其飲食及以酥酪乃至地皆
流漫律有誠文即其事也淨初至東印度耽
摩立底國欲依廉素設僧齋供時人止曰若

尹七

十八

纔足而已何為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盈
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大國來處
所豐贍若無盈長不如不設是以還依彼法
矣斯乃施心弘廣得報還復豐多無乖理也
必其貧窶及食罷行嚙隨力所能既其食了
以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淨右
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手滿掬取食
持將出外不簡僧佛之物聖遣普施衆生未
食前呈律無成教又復將食一盤以上先亡
及餘神鬼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可

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灑而呪

願曰

以今所修福

普霑於鬼趣

食已免極苦

捨身生樂處

菩薩之福報

無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無休息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叢之下或在河池之

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之次外置一盤

即斯法也然彼施主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

法如第五章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有

福業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伽

他更無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令小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之或可時屬飢年或知施主性憐者問而後取齋主全無重收食法此是西方一塗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普就

尊儀蹲踞合掌各自心念禮敬既訖食乃同前或可別令一人在尊像前長跪合掌大聲讚佛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豎兩足以支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爾何獨道唯歎佛德不雜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華一心虔敬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馥馥尤不

別行鼓樂弦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餐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灑衆前上座方為施主略誦陀那伽他斯乃復是兩塗西方食法然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類陳梗槩云爾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舍噉為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為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飯二麥豆飯三麩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為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

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餐若先
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唯知乳酪等非二五
所收律文更無別號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麵
食豎匙不倒皆是餅飯所收乾麩和水指畫
見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地界分綿邈
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
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噉嚼奇
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麩摩揭陀國麵少
米多南裔東陲與摩揭陀一類酥油乳酪在
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膾脞

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無有甘瓜豐蔗
芋之葵菜足蔓菁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為芥
子壓油充食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
蔓菁無別其根堅韌復與蔓菁不同結實粒
麤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在那爛陀
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能的辨又五天之
人不食諸壘及生菜之屬由此人無腹痛之
患腸胃和輒亡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檳榔一
顆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並悉盛之葉器

安大盤中白氎蓋之金瓶盛水當前溼地以請衆僧令於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後則擊鼓樂設香華延請尊儀棚車輦輿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拭以香氎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為稱讚然後上座為其施主說陀那伽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沙糖水多噉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日禺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向齋家重設尊儀略

為澡沐香華鼓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普列於像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量時有無或擎香爐執金澡罐或捧香燈經華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答是福田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佛德次復別請兩僧各升佛邊一座略誦小經半紙一紙或慶形像共點佛睛以求勝福然後隨便各就一邊反褊袈裟袈裟乃是梵言即是乾陀之色元來不干束語何勞下衣置衣若依律文典語三衣並曰支伐羅也

兩角前繫澡手就餐威儀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餐噉行食法用並與西方大固然其別者頗兼三淨耳並多縫葉為槃寬如半席貯粳米餅一升二升亦用為器受一升二升擎向僧處當前授與次行諸食有三二十般此乃貧窶之輩也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盤銅椀及以葉器大如席許饍饌飲食數盈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者皆受更無遮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快見其盈溢方成意

滿粳米飯則四升五升餅果等則三盤兩盤其親屬鄰伍之家咸費助供或餅或飯羹菜非一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人食亦未盡其所殘食皆任眾僧令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國不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輒將去理成未可故出家之人相時尹七而動知足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決心不廿二擬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眾僧亦既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地清淨布以華燈燒香散馥持所施物列在眾前次行香

泥如梧子許僧各措手令使香潔次行擲擲
 豆蔻糝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乃消
 食去癢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鮮葉裹
 授與眾僧施主至上座前或就能者以著甯
 瓶水如銅箸連注不絕下以盤承師乃手中
 執華承其注水口誦陀那伽他初須佛說之
 頌後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為度須稱施主
 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後為皇王
 資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物又安釋迦聖教
 位而莫滅其伽他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

親為祝願但至食罷必為說特歌拏伽他是
 將施物供奉之義特歌尼野即是應合受供
 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誦一兩陀那
 伽他報施主恩梵云陀那鉢底譯為施主陀
 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
 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為檀
 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廿三
 釋雖然終非正本廿七若不然者既違聖教不銷
 舊云達觀者說也所餐之餘食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觀物或
 作如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華以上佛鮮華
 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或時連夜方
 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兼唱阿奴謨拖娑度

即事目善哉阿奴謨拖譯為隨喜

凡見施他或見施已成同此說意者前人既呈隨後慶讚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塗受供法式或初日擯榔請僧第二日禺中浴像午時食罷齊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明日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禮拜言伸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施主先呈華蓋供養制底大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呪願然後方食其華蓋法式如西

方記中所陳矣斯等雖復事有踈繁食兼廣略然而僧徒軌式護淨手餐大徒法則並悉相似衆僧或有杜多乞食但著三衣設他來請或奉金寶葉如洩唾屏跡窮林矣即如東夏齋法遺疏請僧雖至明朝不來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慙慙必是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既其食了須嚼齒木若口有餘膩即不成齋雖復餓腹終宵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食法擬議東川得不乏宜自然明白無暇詳述智者當

思嘗試論之曰然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
淪滯歷三大而翹勤冀使依行現七紀而揚
化以為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嚴施
戒檢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輕心道其無
罪食噉不知受觸但護姪戒一條即云我是
無罪之人何勞更煩學律咽噉著脫元不關
情直指空門將為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
一貴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判不窺
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理包三藏不思
咽咽當有流漿之苦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

殃浮囊不洩乃是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
最後之唱理合大小雙修方順慈尊之訓防
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或恐自迷
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信是非虛律典何
因見慢宜應半月說戒洗懺恒為勸戒門徒
日三禮白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已童年所
觀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夫飲
食之累乃是常須幸願敬奉之倫無輕聖教
耳重曰
聖教八萬要唯一二外順俗途內凝真智何

謂俗途奉禁亡辜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多修證
 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三藏教理俱迷罪若
 河沙之巨量妄道已證於菩提菩提是覺惑
 累皆亡不生不滅號曰真常寧得同居苦海
 漫說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為基護囊穿
 之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衣食多咎
 奉佛教則解脫非遙慢尊言乃沉淪自久聊
 題行法略述先模咸依聖檢豈曰情曷幸無
 嫌於直說庶有益於疑途若不確言其進不

誰復軒鑿於精麤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音釋

聞苦臭切 寢寂靜也 埏埏式連切 埴埴和黏土也 峙直里切
 螺螺古火切 贏螺贏細腰蜂也 攤攤來可切 咀咀常切
 躄躄火丸切 簣求位切 警於提切 翫翫初觀切 龜龜各切
 茲茲國名 屝匹嫁切 長長直亮切 臍臍黑各切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羹也 羹 除庚切 禡 猶葉切 禡 普速切 羸 盧切 蚌

屬也 恟 口候切 椶 木為椶也 屈 託 五亞切 刷 刮滑切

擘 鉢也 匕切 篋 邊器迷切 剔 斷 剔也 斫 牛斤切 挑 剔也

根肉 聲 欬 聲去挺切 欬 苦澆也 柞 木各切 齒

也 盧 達切 菓 齊里切 僊 逆氣聲也 坩 徒古切 磔

辛也 側 革切 麩 尺沼切 臙 尸連切 鞭 與硬同 壘

張申也 軟 乳充切 棚 蒲庚切 寔 其矩切 貧 寇 苦

祖 稽切 咀 嚼 咀在呂切 施 徒可切

切 豆 蔻 藥名 咀 嚼 疾佳切 施 徒可切

切 咀 嚼 疾佳切 施 徒可切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丹八

唐三藏法師玄奘撰

卜衣食所須

察夫有待累形假衣食而始濟無生妙智託滅理而方興若其受用乖儀便招步步之罪澄心失軌遂致念念之迷為此於受用中求脫者順聖言而受用在澄心處習理者符先教以澄心即須俯視生涯是迷生之牢獄仰睇寂岸為悟寂之虛關方可躡法舟於苦津秉慧炬於長夜矣然於所著衣服之制飲食

之儀若持犯晒然律有成則初學之輩亦識重輕此則得失局在別人固乃無煩商榷自有現違律檢而將為指南或可習俗生常謂其無過或道佛生西國彼出家者依西國之形儀我住東川離俗者習東川之軌則詎能移神州之雅服受印度之殊風者聊為此徒粗銓衡也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理須具題其製豈得輕而略諸且如法衆三衣五天並皆刺葉獨唯東夏開而不縫親問北方諸國行四分律處俱同刺葉全無開者西

方若得神州法服縫合乃披諸部律文皆云

刺合然而充身六物自有嚴條十三資具廣

如律說言六物者一僧伽胝譯為複衣二盂

三安旦婆娑譯為內衣此之三衣皆名支伐囉北方諸

四波旦囉鉢也五尼

師但那坐卧具也六鉢里薩囉伐拏濾水羅也受戒之時要須

十三資具者一僧伽胝二盂三安旦婆娑四尼師但那五裙六副裙七

加三安旦婆娑八副僧脚崎九拭身巾十拭面

僧脚崎拖腋衣也十一剃髮衣十二覆瘡疥衣十三藥資具

巾

衣

頌曰

三衣并坐具

裙兩帔有雙

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具衣

十三種衣出家開畜既有定格即須順教用

之不比自餘所有長物此之十三咸須別牒

其事點淨守持隨得隨持無勞總足餘外長

衣量事分別若氈褥毯席之流但須作其委

付他心而受用也有云三衣什物者蓋是譯

者之意離為二處不依梵本別道三衣折開

十物然其十數不能的委致使猜卜皆悉憑
虛訓什爲雜未符先旨其藥具衣佛制畜者
計當用絹可二文許或可一疋既而病起無
恒卒求難濟爲此制畜可預備之病時所須
無宜輒用然修行利生之門義在存乎通濟
既而根有三等不可局爲一途四依四作十
三杜多制准上行畜房受施十三資具蓋兼
中下遂使少欲者無盈長之過多求者亡闕
事之咎大哉慈父巧應相機善誘人天稱調
御者而云供身百一四部未見律文雖復經

有其言故是別時之意且如多事俗徒家具
尚不盈五十豈容省緣釋子翻乃過其百數
准驗道理通塞可知

凡論絕絹乃是聖開何事強遮徒爲節目斷
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並皆著用詎可
棄易求之絹絕ヲハ竟難得之細布妨道之極其
在斯乎非制強制即其類也遂使好事持律
之者增已慢而輕餘無求省欲之賓內起慙
而外愆斯乃遮身長道亦復何事云云而彼
意者將爲害命處來傷慈之極悲愍含識理

可絕之若爾者著衣噉食緣多損生螻蚓曾
不寄心蝻蠶一何見念若其總護者遂使存
身靡託投命何因以理推徵此不然也而有
不噉酥酪不履皮鞋不著絲綿同斯類矣凡
論殺者先以故意斷彼命根方成業道必匪
故思佛言無犯三處清淨判在亡愆設乖斯
旨但招輕過無殺心故因乃極成猶若受餘
喻便彰著因喻既其明白無過衣宗自顯三
文道理且已皎然況復金口自言何勞更爲
穿鑿遂使五百之疑出於作者之筆三豕之

謬傳乎信受之言若其目乞生繭目驗損蟲
斯則俗士尚不應行何況情希出離引斯爲
證深成未可若有施主淨意持來即須唱隨
喜以受之用資身而育德實無過也五天法
服任刺任縫衣縷不問縱橫爲日無過三五
計絹一疋作得七條五條內葉三指外緣一
寸外緣有刺三道內葉悉皆縫合充事表儀
亦何假精妙若著納衣者意有省事或拾遺
於糞聚或取棄於屍林隨得隨縫用法寒暑
耳而有說云律中卧具即是三衣見制野蠶

便生異意刺謂法衣非絹遂即覓布慙慙寧
委本文元來是褥高世耶乃是蠶名作絹還
受斯號體是貴物制不聽用作褥之法有其
兩種或縫之作袋貯毛在中或可用絲織成
即是毼能之類其褥樣闊二肘長四肘厚薄
隨時自乞乃遮他施無罪全不許用大事嚴
科此諸敷具非三衣也又復律云正命謂是
口腹爲先耕墾須得其宜種植無違教網應
法食用不生其罪始曰立身能長其福依如
律教僧家作田須共淨人爲其分數或可共

餘人戶咸並六分抽一僧但給牛與地諸事
皆悉不知或可分數量時斟酌西方諸寺多
並如是或有貪婪不爲分數自使奴婢躬檢
管農護戒必芻不噉其食意者以其僧自經
理邪命養身驅使傭人非瞋不可壞種墾地
蟲蟻多傷日食不過一升誰復能當百罪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事繁攜瓶挾鉢棄之長驚
獨坐靜林之野惟與鳥鹿爲儔絕名利之誼
闢修涅槃之寂滅若爲衆家經求取利是律
所聽墾土害命教門不許損蟲妨業寧復過

此有罪邪生之十項著作則不見為踈條無過正行之三衣遠復幾勞於文墨嗚呼可為信者說難與疑者言由恐傳法之家尚懷固執耳初至耽摩立底國寺院之外有一方地忽見家人取菜分為三分與僧一分自取兩歸未解其故問大乗燈師曰斯何意焉答曰尹八此寺僧徒並多戒行自為種植大聖所遮是以租地與他分苗而食方為正命省緣自活無其耕墾漑灌殺生之罪矣又見知事必芻晨旦井邊觀水無蟲得用一日有命即須羅

濾又見但是外人取與下至一莖菜並須問衆方用又見寺內不立網維但有事來合衆量許若緣獨意處斷隨情損益僧徒不遵衆望者此名俱羅鉢底衆共驅之又見尼入僧寺白乃方前僧向尼坊問而後進若出寺外兩人方去必有緣須至俗舍者白衆許已四人共去又見每月四齋之日合寺大衆晡後咸集俱聽寺制遵而奉行深生敬仰又見有一小師遣其童子將米二升送與家人婦女情涉曲私人告衆喚來對勘三皆承引雖

無惡事而自負慙心即出寺門棄名長去師遣餘人送彼衣物但是衆法共遵未勞官制又見婦人入寺不進房中廊下共語暫時便去又見寺內有一苾芻名曷羅尸羅蜜但囉于時年可三十操行不羣名稱高遠一日誦寶積經有七百頌闍內典之三藏洞俗言之四明東聖方處推為上首自從受具女人曾不面言母姊設來出觀而已當時問曰斯非聖教何為然乎答曰我性多染非此不杜其源雖復不是聖遮防邪亦復何爽又見多聞

大德或可一藏精研衆給上房亦與淨人供使講說尋常放免僧事出多乘輿鞍畜不騎又見客僧創來入寺於五日內和衆與其好食冀令解息後乃僧常若是好人和僧請住准其夏歲卧具是資無學識則一體常僧具多聞乃准前安置名挂僧籍同舊住人矣又見好心來至具問因由如來出家和僧剃髮名字不干玉籍衆僧自有部書後若破戒行非鳴捷推而驅遣為此衆僧自相檢察起過難為萌漸于時歎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寧

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
斯正則此乃或是寺家衆制或是別行要心
餘並著在律文末代住持極要此皆是耽摩
立底跋羅訶寺之法式也其那爛陀寺法乃
更嚴遂使僧徒數出三千封邑則村餘二百
並積代君王之所奉施紹隆不絕非律而誰
者哉亦未見有俗官乃當衙正坐僧徒爲行
側立欺輕呼喚不異凡流送故迎新幾倦途
路若點檢不到則走赴公門求命曹司無問
寒暑夫出家之人本爲情希離俗捨五畏之

危道遵八正之平衡豈有反更驅馳重嬰羅
網欲求簡寂寧能遂意可謂全乖解脫不順
蕭然者乎理須二六杜多十三資具隨緣濟
命蕩除業習報師僧父母之鴻澤酬天龍帝
主之深慈斯則雅順調御之儀善愜策修之
路因論護命之事且復言其現行願諸大德
勿嫌煩重耳
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則兩邊
向外雙襠大衆部則若裙蹙在左邊向內插
之不令其墮西方婦女著裙與大衆部無別

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捧爲異腰條之製亦復不殊尼則准部如僧全無別體且如神州祇支偏袒覆膊方裾禪袴袍襦咸乖本制何但同神及以連脊至於披著不稱律儀服用益皆得罪頗有著至西方人皆共笑懷慙內恥裂充雜用此即皆是非法衣服也若默而不說知者無由如欲直言復恐聞者見怨是以杼軸於短懷沉吟於進退願智者詳察識衣服之本儀也又西方俗侶官人貴勝所著衣服唯有白氎一雙貧賤之

流口有一布出家法衆但畜三衣六物樂盈長者方用十三資具東夏不許同袖及連脊衣者蓋是自習東川妄談西國耳即如瞻部洲中及諸邊海人物衣服可略言之且從莫訶善提東至臨邑有二十餘國正當驪州南界也西南至海比齊羯濕彌羅并南海中有十餘國及師子洲並著二蔽曼矣既無腰帶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腰下抹西天之外大海邊鳴有波刺斯及多氏國並著衫袴裸國則迥無衣服男女咸皆赤體從羯濕彌

羅已去及速利諸胡土蕃突厥大途相似不著敢曼氍裘是務少有劫貝時存著者以其寒地衫袴是常即此諸國之中毘波刺斯及裸國土蕃突厥元無佛法餘皆遵奉而於衫袴之鄉咸不洗淨由是五天之地自恃清高也然其風流儒雅禮節逢迎食噉淳濃仁義豐贍其唯東夏餘莫能加但以食不護淨便利不洗不嚼楊枝事殊西域而有現著非法衣服將為無過引彼略教文云此方不淨餘方清淨得行無罪者斯乃譯者之謬意不然

矣具如別處若爾神州必芻除三衣外並非聖儀既其有犯理難服用者且如西方煖地單布自可終年雪嶺寒鄉欲遣若為存濟身安業進聖有誠言苦體勞動乃外道教去取之理其欲如何然聖開立播之服通被寒鄉斯乃足得養身亦復何成妨道梵云立播者譯為褰腹衣其所製儀略陳形樣即是去其正背直取偏袒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纔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無宜闊大右邊交帶勿使風侵多貯綿絮事須厚煖亦有方

邊刺合貫頭紐腋斯其本制目驗西方有胡地僧來多見攜著那爛陀處不覩斯衣良由國熱人咸不用唯斯開意直爲寒鄉考其偏袒正背元是踵斯而作刺加右畔失本威儀非制自爲定招越法至如立播抱腹自免嚴寒厚帔通披足遮隆凍形像之處禮佛對尊露膊是恒掩便獲罪然則出家省事冬月居房炭火隨時詎勞多服必有病緣要須著者臨時處斷勿使乖儀然而東夏寒嚴劈裂身體若不煖服交見羸亡既爲難緣理須弘濟

方裙偏袒形簡俗流准立播衣寒冬暫著知非本制爲命權開如車置油内生慙厚必其不著極是佳事自餘袍袴禪衫之類咸悉決須遮斷嚴寒既謝即是不合揅身而復更著偏衫實非開限斯則去繁得要仰順聖情自隨乍可一身傳授恐爲誤衆如能改斯故轍務軌新蹤者即可謂蟬聯少室架鷲峯而並峻嶺比王舍通帝鄉而共圍鴻河則合泚於文池細柳乃同暉於覺樹變桑田而騰茂盡劫石而揚輝誠可嗟矣誠可務哉但佛日既

沉教留後季行之則大師對面背教則眾過
 現前故經云若能奉戒則我存無異或云舊
 來上德並悉不言今日後人何事移則固不
 然矣依法匪人教有弘說考之律藏衣食無
 罪者方可取也非知之難行之為難聞若不
 行導者寧過重曰

舍生之類 衣食是先 斯為枷鎖 控制生田
 奉聖言則 出離蕭然 任自意乃 罪累相牽
 智者須鑒 事在目前 如玉處泥 若水居蓮
 八風既離 五怖寧纏 衣纔蔽體 食但支懸

專求解脫 不願人天 杜多畢命 拯物窮年

棄九門之虛偽 希十地之圓堅

合受施於五百 為福利於三千

十一著衣法式

其著法衣及施袍紐法式依律陳之可取五

肘之衣疊作三攝其肩頭疊處去緣四五指

尹八

十

許安其方帖可方五指周刺四邊當中以錐
 穿為小孔用安衣袍其袍或條或帛麤細如
 衫袍相似可長兩指結作同心餘者截却將
 袍穿孔向外牽出十字交繫便成兩袍內紐

此中其曾前疊處緣邊安紐亦如衫紐即其法也先呈本制略准大綱若欲妙體其法終須對面而授衣之下畔帕紐亦施隨意倒披是聖開許兩頭去角可八指許各施一帕一紐此為食時所須反禡曾前紐使相合此成要也凡在寺內或時對衆必無帶紐及籠肩披法若向外遊行并入俗舍方須帶紐餘時但可搭肩而已屏私執務隨意反抄若對尊容事須齊整以衣右角寬搭左肩垂之背後勿安肘上若欲帶紐即須通肩披已將紐內

帕迴向肩後勿令其脫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前垂阿育王像正當其式出行執傘形儀可愛即是依教齊整著上衣也其傘可用竹織之薄如竹簟一重便得大小隨情寬二三尺頂中複作擬施其柄其柄長短量如蓋闊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織葦為之或如藤帽之流夾紙亦成牢矣神州雖不先行為之亦是其要驟雨則不霑衣服赫熱則實可招涼既依律而益身擊之固亦無損斯等所論要事益多並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

當象鼻梵僧縱至皆亦雷同良爲絹滑墮肩
遂令正則訛替後唐三藏來傳搭肩法然而
古德嫌者尚多黨舊之迷在處皆有其三衣
若安短紐而截長條則違教之愆現免著橫
裙而去腰緣乃針線之勞交息所有瓶鉢各
挂兩肩纔至腋下不合交絡其襟不長但容
穿膊而已若交絡胷前令人氣急元非本制
即不可行鉢袋之儀如下當辨北方速利諸
人多行交絡隨方變改實非佛制設有餘衣
長搭肩上然後通披覆其衣鉢若其向寺及

詣俗家要至房舍安置傘蓋方始解紐挂其
衣鉢房前壁上多置象牙勿使臨時安物無
處餘同第二十六客舊相遇章說也
然其薄絹爲袈裟者多滑不肯著肩禮拜之
時遂便落地任取不墮物爲之絕紬白氎即
其要也其僧脚崎衣即是覆膊更加一肘始
合本儀其披著法應出右肩交搭左膊房中
恒著唯此與裙出外禮尊任加餘服其著裙
法式聊陳大況即如有部裙製橫五肘豎兩
肘絕絹及布隨有作之西國並悉單爲神州

任情複作橫豎隨意繞身既訖擡使過臍右手牽其左邊上角在內牽向腰之右邊左邊上裾取外邊而掩左畔近右手邊為右裾近左手邊為左裾兩手二畔舉使正平中間矗直即成三禰後以兩手各蹙至腰俱將三疊向後掩之兩角各擡尹八三指俱插向脊使下入腰間可三指許斯則縱未繫條亦乃著身不落後以腰條長五肘許鉤取正中舉向臍下抹裙上緣向後雙排交度前抽傍牽左右各以一手牢擊兩邊纏彼兩條可令三度有長割却少則更添條

帶之頭不合緝絲斯謂圓整著裙成薩婆多部別鉢履曼荼羅著泥婆娑即其真也譯為圓整著裙矣其條闊如指面則靴條鞅帶之流或方或圓雙亦無損麻繩之流律文不許凡踞坐小牀及拈之時牽裙上裙下角急抹裙緣擊於胯下但掩雙膝露脛無傷高須上蓋臍輪下至踝上四指斯乃俗舍之儀若在寺中半肱亦得此之劑限佛自親制非是人意輒為高下寧合故違教旨自順凡情所著裙衣長伸拂地一則損信心之淨施二乃

慢大師之格言設若慇懃誰能見用萬人之
內頗一存心西國裙衣並皆橫著彼方白氎
幅寬二肘若其半故貧者難求即須縫兩頭
今相合割內開以充事此著衣儀律文具
其制但且略陳綱要細論非面不可

尹八

十三

又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乾陀或為地黃
黃屑或復荆蘘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
汁和之量色淺深要而省事或復單用棗心
或赤土赤石或棠梨土紫一染至破亦何事
求餘而桑皴青綠正是遮條真紫褐色西方

不著鞋履之屬自有成教長靴線鞋全為非
法彩繡文章之物佛皆制斷如皮革事中具
說焉

十二尼衣喪制

東夏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並乖儀准
如律說尼有五衣一僧伽知二唄咀羅僧伽
三安咀婆娑四僧脚崎五裙四衣儀軌與大
僧不殊唯裙片有別處梵云俱蘇洛迦譯為
篋衣以其兩頭縫合形如小篋也長四肘寬
二肘上可蓋臍下至踝上四指著時入內擡

使過臍各覺兩邊雙排擊脊繫條之法量與僧同胃脘之間迥無繫抹假今少壯或復衰年乳高內起誠在無過豈得羞人不窺教檢漫為儀飾著脫招愆臨終之時罪如濛雨萬中有一時復能改然其出外及在僧前并向俗家受他請食袈裟繞頸覆身不合解其肩紐不露胃臆下出手餐祇支偏袒衫袴之流大聖親遮無宜服用南海諸國尼衆別著一衣雖復制匪西方共名僧脚崎服長二肘寬二肘兩頭縫合留一尺許角頭刺著一寸舉

上穿膊貫頭拔出右肩更無腰帶掩腋蓋乳下齊過膝若欲此服著亦無傷線則唯費兩條彌堪掩障形醜若不樂者即可還須同大苾芻著僧脚崎服其寺內房中俱蘇洛迦及僧脚崎兩事便足准檢梵本無覆肩衣名即是僧脚崎衣此乃祇支之 本務既不道裙 尹八 多是傳譯參差 應捨違法之服著順教之衣僧脚崎取一幅半或絹或布可長四肘五肘如披五條反搭肩上即其儀也若向餘處須好覆形如在屏房袒膊非事春夏之節此可充軀秋冬之時任情煖著擎鉢乞食足得養

身雖曰女人有丈夫志豈容恒營機杼作諸
雜業糞為衣服十重五重禪誦曾不致心驅
驅鎮惱情志同俗糝飾不顧戒經宜可門徒
共相檢察西國尼衆斯事全無並皆乞食資
身居貧守素而已若爾出家尼衆利養全稀
所在居寺多無衆食若不隨分經營活命無
路輒違律教便爽聖心進退兩途如何折中
身安道盛可不詳聞答本契出家情希解脫
絕三株之害種偃四瀑之洪流宜應畢志杜
多除苦樂之邪徑敦心少欲務閑寂之真途

奉戒昏旦斯即道隆豈念身安將為稱理若
能守律決鍊貞踈則龍鬼天人自然尊敬何
憂不活徒事辛苦至如五水瓶鉢足得全軀
一口小房彌堪養命簡人事省門徒若玉處
泥如蓮在水雖云下衆實智等上人矣

又復死喪之際僧尼漫設禮儀或復與俗同
哀將為孝子或房設靈几用作供尊或披緜
布而乖恒或留長髮而異則或拄哭杖或寢
苫廬斯等咸非教儀不行無過理應為其亡
者淨飾一房或可隨時權施蓋幔讀經念佛

具設香華冀使亡魂託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將為賽德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從闇入闇不悟緣起之三節從死趣死詎證圓成之十地歟然依佛教慈芻亡者觀之決死當日輿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為座或聚土作臺或置甌石以充坐物令一能者誦無常經半紙一紙勿令疲久其經別錄附去然後各念無常還歸住處寺外池內連衣並浴其無池處就井

洗身皆用故衣不損新服別著乾者然後歸房地以牛糞淨塗餘事並皆如故衣服之儀曾無片別或有收其設利羅為亡人作塔名為俱攤形如小塔上無輪蓋然塔有凡聖之別如律中廣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之俗禮號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曾聞有靈裕法師不為舉發不著孝衣追念先亡為修福業京洛諸師亦有遵斯轍者或人以為非孝寧知更符律旨
十三結淨地法

有五種淨地一起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卧
 四故廢處五兼法作起心作者初造寺時定
 基石已若一苾芻為檢校人者應起如是心
 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當作淨厨也共印
 持者定寺基時若但三人者應一苾芻告餘
 苾芻言諸具壽^{卅八}皆可用心印定此處^{十六}於此一
 寺或可一房為僧作淨厨第二第三應如是
 說言如牛卧者其寺屋舍猶如牛卧房門無
 有定所縱使元不作法此處即成其淨言故
 廢處者謂是經久僧捨廢處如重來者至舊

觸處便為淨也然此不得經宿即須作法也言兼法作者
 謂兼白二羯磨結界也文如百一羯磨中說
 如前五種作淨法已佛言令諸苾芻得二種
 安樂一在內煮在外貯二在外煮在內貯並
 無過也檢驗四部眾僧目見當今行事并復
 詳觀律旨大同如此立淨但未作淨之前若
 共飲食同界宿者咸有煮宿之過既其加法
 雖共界宿無煮宿之罪斯其教也言一寺者
 總唱住處以為淨厨房房之內生熟皆貯如
 其不聽內宿豈可遣僧出外而住一則僧不

護宿二乃貯畜無愆西國相承皆總結一寺
為淨厨也若欲局取一邊並在開限不同神
州律師見矣且如未結水界離宿招愆僧若
結已離便無失淨厨亦爾既其聖許勿滯凡
情又復護衣之法界有樹等不同但護界分
意非防文淨人來入厨內豈得即是村收假
今身入村坊持衣元不護女維那持衣檢校
斯亦漫為傷急矣
十四五眾安居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

黑月一日唯斯兩日合作安居於此中間文
無許處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後
夏了此時法俗盛興供養從八月半已後名
歌栗底迦月江南迦提設會正是前夏了時
八月十六日即是張羯絺那衣日斯其古法
又律文云凡在夏內有如法緣須受日者隨
有多少緣來即須准日而受一宿事至受其
一日如是至七皆對別人更有緣來律遣重
請而去如過七日齊八日已去乃至四十夜
中間羯磨受八日等去然不得過半夏在外

而宿爲此但聽四十夜矣必有病緣及諸難
事須向餘處雖不受日不破安居出家五衆
旣作安居下衆有緣囑授而去未至夏前預
分房舍上座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終那爛
陀寺現行斯法大衆年年每分房舍世尊親
教深爲利益一則除其我執二乃普護僧房
出家之衆理宜須作然江左諸寺時有分寺
斯乃古德相待尚行其法豈容住得一院將
爲己有不觀合不合遂至盡形良由上代不
行致使後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誠有深益

十五隨意成規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是隨他
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除愆之義舊云
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
師升高座誦佛經尹八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十八
然燈續明香華供養明朝總出旋繞村城各
並虔心禮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張天旛蓋
縈羅飄揚蔽日名爲三摩近離譯爲和集凡
大齋日悉皆如是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
始還入寺日午方爲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

茅可一把許手執足踏作隨意事先乃芘芻
後方尼衆次下三衆若其衆大恐延時者應
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舉罪則准法說除當
此時也或俗人行施或衆僧自爲所有施物
將至衆前其五德應問上座云此物得與衆
僧爲隨意物不上座等答云得所有衣服刀
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教也此日所以
奉刀針者意求聰明利智也隨意既訖任各
東西即是坐夏已周無勞更經一宿廣如餘
處此不詳言言說罪者意欲陳罪說已先愆

改往修來至誠懺責半月半月爲褒灑陀朝
朝暮暮憶所犯罪褒灑是長養義陀是淨義
意明長養淨餘破戒之過
昔云布薩
者訛略也初篇若犯事不可治第二有違人
須二十若作輕過對不同者而除悔之梵云
阿鉢底鉢喇底提舍那阿鉢底者罪過也鉢
喇底提舍那即對他說也說已之非十八冀令清
淨自須各依局分則罪滅可期若總相談愆
非律所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
是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悔爲自
悔之與忍迥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

應云至心說罪以斯詳察翻懺摩爲追悔似
罕由來西國之人但有觸誤及身錯相觸著
無問大小大者垂手相向小者合掌虔恭或
可撫身或時執膊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勿
瞋責律中就他致謝即說懺摩之言必若自
已陳罪乃云提舍那矣恐懷後滯用啓先迷
雖可習俗久成而事須依本梵云鉢刺婆刺
拏譯爲隨意亦是飽足義亦是隨他人意舉
其所犯
十六匙筋合否

西方食法唯用右手必有病故開聽畜匙其
筋則五天所不聞四部亦未見而獨東夏共
有斯事俗徒自是舊法僧侶隨情用否筋旣
不聽不遮即是當乎略教用時衆無譏議東
夏即可行焉若執俗有嗤嫌西土元不合捉
略教之旨斯其事焉

十七知時而禮

夫禮敬之法須合其儀若不順教則平地顛
蹶故佛言有二種汗觸不應受禮亦不禮他
若違教者拜拜皆招惡作之罪何謂二汗一

是飲食汗謂若食噉一切諸物下至吞嚼一片之藥若不漱口洗手已來並不合受禮禮他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禮同前犯二是不淨汗謂大小行來身未洗淨及未洗手漱口或身或衣尹八被便利不淨洩唾等汗未淨已來若旦起未二十嚼齒木禮同前犯又於大眾聚集齋會之次合掌即是致敬故亦不勞全禮禮便違教或尹八近鬧處或不淨地或途中禮亦同犯斯等諸事並有律文但爲日久相承地居寒國欲

求順教事亦難爲莫不引同多以自慰詎肯留心於小罪耳

十八便利之事

便利之事略出其儀下著洗浴之裙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觸瓶添水令滿持將上廁閉戶遮身土須二七塊在其廁外於輓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之其輓版量長一肘闊半肘其土碎之爲末列作兩行一一別聚更安一塊復將三丸入於廁內安在一邊一將拭體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須將左手先以水洗後兼

土淨餘有一丸麤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籌片持入亦佳如其用罷須擲廁外必用故紙可棄廁中既洗淨了方以右手牽下其衣瓶安置一邊右手撥開傍店還將右手提瓶而出或以左臂抱瓶拳其左手可用右手關戶而去就彼土處蹲坐一邊若須坐物隨時量處置瓶左腔之上可以左臂向下壓之先取近身一七塊土別別洗其左手後用餘七一兩手俱淨其樽木上必須淨洗餘有一丸將洗瓶器次洗臂膺及足並令清潔然後隨

情而去此瓶之水不入口脣重至房中以淨瓶水漱口若其事至觸此瓶者還須洗手漱口方可執餘器具斯乃大便之儀麤說如此必其省事咸任自為幸有供人使洗非過小便則一二之土可用洗手洗身此即清淨之先為敬基本或人將為小事律教乃有大呵若不洗淨不合坐僧牀亦不應禮三寶此是身子伏外道法佛因總制苾芻修之則奉律福生不作乃違教招罪斯則東夏不傳其來尚矣設今啓示遂起嫌心即道大乘虛通何

淨何穢腹中恒滿外洗寧益詎知輕欺教檢
誣罔聖心受禮禮他俱招罪過著衣噉食天
神共嫌若不洗淨五天同笑所至之處人皆
見譏弘紹之賓特宜傳教既而厭俗離塵捨
家趣非家即須慇懃用釋父之言何得睚眦
於毗尼之說如其不信幸可依此洗之五六
日間便知不洗之過然而寒冬之月須作煖
湯自外三時事便隨意然有筒槽帛拂非本
律文或有含水將去亦乖淨法凡是僧坊先
須淨治廁處若自無力教化為之供十方僧

理通凡聖無多所費斯其要焉是淨方業固
非虛矣理須大槽可受一兩石貯土令滿置
在圍邊大衆必無私房可畜若卒無水瓶許
用瓷瓦等鉢盛水將入安在一邊右手澆洗
亦無傷也江淮地下瓮廁者多不可於斯即
為洗淨宜應別作洗處尹八水流通出為善且如
汾州抱腹岱岳靈巖荆府玉泉揚州白塔圍
廁之所頗傳其法然而安置水土片有闕如
向使早有人教行法亦不殊王舍斯乃先賢
之落漠豈是後進之蒙籠者哉然其廁內貯

土置瓶並須安穩勿令闕事漆瓶之罐著柴
 為佳如畜君持准前為矣銅瓶插蓋而口寬
 元來不中洗淨若其腹邊別為一孔頂上以
 錫錮之高出尖臺中安小孔此亦權當時須
 也重曰

載勞紙筆幾致慙慙順流從諫冀有其人大
 聖既雙林而寂體羅漢亦五印而灰身遺餘
 法教影響斯晨行寄捐生之侶與由棄俗之
 賓捨渾渾之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垢與內
 惑而俱喪上結共下縛而同湮蕭條其跡爽

亮其神四儀無累三尊是親既不被生人之
 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瞋利九居而軫念成
 三代之芳因幸希萬一而能改亦寧辭二紀
 之艱辛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音釋

尹八

廿二

睛望香衣切 艤魚豈切 整岸也切 晒兵永切 帔匹義切
 屬毛吐敢切 蝟船向岸也切 鬣明也切 帔匹義切
 鹿鹿能毛切 焚盧含切 鶩亡遇切 遠雲阮切 泚此禮切
 古古潭切 襦汝朱切 煖乃管切 櫛阻瑟切 泚此禮切
 席也 焚貪也切 鶩馳也切 遠委二切 泚此禮切

也	也	切	腸	切	清	切
	也	也	也	也	也	水
	也	也	也	也	也	擊
	也	也	也	也	也	按
	也	也	也	也	也	涉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也	也	也	也	緝
	也	也	也	也	也	而
	也	也	也	也	也	容
	也	也	也	也	也	蹀
	也	也	也	也	也	胡
	也	也	也	也	也	瓦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也	也	也	也	腿
	也	也	也	也	也	喘
	也	也	也	也	也	市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尹九

唐 三藏沙門 義淨 撰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欲出家者隨情

所樂到一師邊尹九陳其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

事謂非害父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

受已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種學

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衆數此是創

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為辦縵條僧脚崎及下

裙等并鉢濾羅方為白僧陳出家事僧衆許

已為請阿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人為除

鬚髮方適寒溫教其洗浴師乃為著下裙方

便檢察非黃門等次與上衣今頂戴受著法

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家次於本師前阿遮

利耶授與十學處或時闇誦或可讀文既受

戒已名室羅末尼羅譯為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圓寂之處舊云沙彌

者言略而音訛翻作息慈意准而無據也

威儀節度請教白事與進具者體無二准但

於律藏十二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

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輒上高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後五便犯此下三衆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衆收堪銷物利豈有既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恐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出家之稱似懷片利寧知大損經云雖未受十戒墮僧數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

時又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既蒙落髮遂乃權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罪至受具日今入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詎肯調順住持之道固不然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尹九理應依教而為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既開年歲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意志能奉持者即可為辦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

大界或自然界俱得秉法然壇場之內或用
 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物略辦香華不
 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三遍一一禮僧或時
 近前兩手執足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
 既禮已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爲受
 衣鉢其鉢必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合樣
 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者招越法罪
 然後依法爲受其羯磨師執文而讀或時暗
 誦俱是聖開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鄔波
 是近
三鉢那是圓謂涅盤也今受大戒即
 是親近涅盤舊云具足者言其況意然羯磨

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法預取
 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折其一頭四指
 令豎如曲尺形勿使相離豎箸日中餘杖布
 地令其豎影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
 影滿一四指名一布路沙乃至多布路沙或
 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
 加減可以意測言布路沙者譯爲人也所以
 四指之影名一人者即是四
指豎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立在中影量
 與身量相似其八指遠與身量兩影相似斯
 據中人未必皆爾自
 餘長短義可准之然須道其食前食後若
 天陰及夜即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

或可豎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
 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
 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
 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
 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
 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
 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夜五是長
 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
 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
 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

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答云
 爾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
 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
 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
 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
 必須問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
 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
 夏之中多為最大即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
 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
 若如神州舊行即當
 五月十七日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則

同夏之中最小由其得後夏故既受戒已不行觀施若其師有為辦少多或持腰條或濾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為指戒本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大律藏日日誦過旦旦試之不恒受持恐損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西方師資途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此法未虧為此二師喻之父母豈有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已戒不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求受受已不重叅師不誦戒經不披律典虛

尹九

四

需法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滅法者然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攤譯為小師滿十夏名悉他薛攤譯為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波馱耶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芻某乙住位苾芻某乙若其學通內外德行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可云僧某乙僧是僧伽目乎大眾寧容一已輒道四人西方無此法也凡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十夏秉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無定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非鄔波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馱耶而喚為鄔波馱耶非阿遮利耶喚為阿
 遮利耶或翻此二及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
 得惡作之罪若有人問云爾親教師其名何
 也或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名
 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
 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不是慢詞設令道
 汝亦非輕稱但欲別其彼此全無倨傲之心
 不並神州將為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為今斯
 乃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無分皂白
 云爾

凡諸白衣詣苾芻所若專誦佛典情希落髮
 畢願緇衣號為童子或求外典無心出離名
 曰學生斯之二流並須自食西國僧寺多有
學生來就苾芻
習學外典一得驅馳給侍二乃教發好心既
有自利利他畜之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
不勞若也片有供承亦成是要遣給齒
木令其投食足應時須不傷悲道也若餐
 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功亦合餐
 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先心雖復噉食
 故成無罪夫龍河影沒鷲嶺光收傳法羅漢
 能餘幾在故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亡煩惱
 增時應勤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透隨

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向

律云有乘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持我法便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有深旨誠可敬歎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邪山峻峙惠獻蹟綱重

明佛日寔委賢良若遵小徑誰弘大方幸垂通哲勉力宣揚冀紹隆之無替傳未劫而彌芳彌芳伊何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無虧於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華果恒有不識冰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痲子寒乃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為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

美異於餘者那爛陀寺有十餘所大池每至晨時寺鳴捷推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十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諸池各為澡浴其浴裙法以氎布長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巾抽出舊裙迴兩頭今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鬢下令使近身併蹙右邊擊入鬢內此謂著浴裙法卧時著裙其法亦爾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蟲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辨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為障蔽世尊教為浴室或作露地甄

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為利益皆有聖教不違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飢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無諸垢穢二則痰癢消散能餐飲食飽食方洗尹九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七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者當悉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無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儼身

禮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起爲三禮四部罔窺其事凡爲禮者拜敷法式如別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爲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葉度量不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其已物故則不須勿令汙染虧損信施非爲禮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長三五尺疊若食巾禮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見咸皆莞爾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迮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榻或內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枯小席等隨其卑而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衆僧卧具必須安儼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爾還招累背之辜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爲直袋長一肘半寬半肘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縑或蒲黃柳絮或木綿荻苕或輭葉乾苔或決明麻豆尹九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強之患然爲木枕踈鞭頂下通風致使時人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旣而煖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有益用成無爽又爲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

月鼻流斯其過也適一時溫頂便無此患諺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牕上或故作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薦香華午午虔恭隨餐奉獻經箱格在一邊卧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房尋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齋次寧容輒設踈餐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師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倣眞理當無妨西國

相傳其來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闕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禹中日昃即行時也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

尹九

九

下徐行若不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臂疼膊疼但有痰癰不銷並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鷲山覺樹之下鹿苑王城之內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之基耳闕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軌作之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寸闊纔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設尊容為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為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總包無分涇渭遂使調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金剛座側但見真迹未覩圓基耳二十四禮不相扶禮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

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禮拜一謂
 如來二大已苾芻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輒事
 謙下小者見大緩須伸敬唱畔睇而禮之大
 受小禮自可端拱而云痾路延也切是呪
願彼令無病
 耳義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
 既其合受無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
 豈有小欲禮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
 恨為此則忽迫忽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
 苦辛苦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此云乖
 禮數嗚呼虧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

察延波既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
 斯事須慇懃無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
 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巾敷置坐

處令安隱尹九已然後禮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

師處攝衣一禮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

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馱字音倅
駕切既無

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其親近波字長喚中
有阿字阿馱耶義當教讀言和尚者非也西
方汎喚博士皆名烏杜斯非典語若依梵本
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北方

諸國皆喚和社致
今傳譯習彼訛音

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譯為執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

阿闍梨訛也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
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旦朝之餐可能進

不斯則廣略隨時也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
事次於隣近比房住能禮其大者次讀少許
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
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覓粥忽
忽不及白本師無由嚼齒木不暇觀蟲水豈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容能洗淨寧知為一孟之粥便違四種佛教
訛替之本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

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
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聖方
矣以其賢聖繼執人皆共稱或云未勝是中
提捨是國百億之中心斯其事也此號人咸
委之其北方胡國獨喚喚聖方以為西國音
許恪切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無別義
西國若聞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國為聖方斯
成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說之為月雖有斯理
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為支那者直是
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
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號胡
疆不得雷同咸為一喚耳
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
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

一嚼齒木二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師邊依禮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爲食事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十夏旣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無大者依小而住唯除禮拜餘並爲之豈得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

至寧知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權伸訓誨律文意不如何則白者不的其事答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故不然也但爲因循日久逐省誰肯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絕若將此以爲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爲師案摩身

體襞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蟲進水片有所作咸皆代為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網紀以教誨為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

尹九

十二

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天並集以火焚之眾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為制底是積眾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尊眾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甄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宰睹波義亦同

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是眾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無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為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禮也凡欲出外禮拜尊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儀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繫衣左

服令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
右手隨所掩之衣裙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
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
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豎脊須平直十指布
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無衣物復還合掌
復還叩地慇懃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
禮便罷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爲三拜人皆
怪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
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
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

亦無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
于今不絕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
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禮三拜在一邊立斯其
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
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
律云應先嗚屈竹迦譯爲蹲居雙足履地兩
膝皆豎攝斂衣服勿令垂地即是持衣說淨
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眾而伸
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禮僧皆同斯也
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

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禮拜諸國所無或敷氈
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
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禮尊師大師此事若
為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
多設木牀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
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
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為教主客必芻至自唱善來
又復西方寺衆多為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

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
曰善來客乃尋聲即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
來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
小悉皆如此即為收取瓶鉢掛在壁牙隨處
安坐今其氣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
上而執搨其膺後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
其背不至胛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既解疲
勞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伸其禮敬但為一
禮跪而按足尊遂乃展其右手撫彼肩背若
別非經久手撫不為師乃問其安不弟子隨

尹九

十四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見答然後退在一邊恭敬而坐實無立法然西方軌則多坐小牀復皆露足東夏既無新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即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如兼濁滓此定不開杏湯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菽此謂西國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禮豈有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遍體汗流或手足皆凍放却衣幘急事和南

情狀匆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問問餘事誠哉太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為敬禮但為採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禮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云或復但合掌尹九乃至小低頭十五即是致敬也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審為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二十七先體病源前云量身輕重方餐小食者即是觀四大之

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至小食時方始餐噉凡是平旦名痰癢時宿食餘津積在胃膈尚未踈散食便成咎譬乎火燄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飯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即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且食餅而無損凡有食噉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

不療醫人爲處須非時食佛言密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日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疾但自在頭齊咽已下名爲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始從胎內三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爲八部近日有人略

爲一夾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無不
食祿由是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爲無殺
害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
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
互有互無事非一槩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

尹九

十六

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
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
道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
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
咸生堀淪國唯斯色類是同所須自餘藥物

不足收採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
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洩平旦便餐
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
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莫止然後乃
求多錢之腎氣覓貴價之秦膠富者此事可
爲貧人分隨朝露病旣成矣斯何救焉縱使
盧醫旦至進丸散而無因扁鵲昏來遺湯膏
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震足頭搖
媿僵仆而何別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
將可謂止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枝條

彌蔓求絕無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求
歎習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
之輩則絕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
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歟廢失榮
寵誠非小事聊為叙之勿嫌繁重冀令未損
多藥宿痼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痼遂殄四大
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
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為
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競發動無恒
凡是病生即須將息故世尊親說醫方經曰
四大不調者一寔嚙二變跛三畢哆四婆哆
初則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
常三則火大盛頭胷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
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癢熱黃氣發之異名
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種謂風熱癢重則
與癢體同不別彰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
察若覺四候乖舛即以絕粒為先縱令大渴
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朝以瘥為期義無膠柱若疑腹有宿食又刺
臍胃宜須恣飲熟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更
飲更決以盡為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
薑湯斯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
餐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諱水澆
若沉重戰冷近火為妙其江嶺已南熱瘴之
地不可依斯熱發水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
塗以膏油可用布圍火炙而熨折傷之處斯
亦為善熟油塗之日驗交益若覺痰癢聞曾
口中唾數鼻流清水糲糲咽閉尸滿槍喉語

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旬如此之流絕食
便瘥不勞灸頂無假揆咽斯乃不御湯藥而
能蠲疾即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
除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癢便瘳內靜氣消
即狂風自殄將此調停萬無一失既不勞其
診脉詎假問乎陰陽各各自是醫王人人悉
成祇域至如鸞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
惡禪師坐內拙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
洛則貧匱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悍獨亡
其路所論絕食省而且妙備通窮富豈非要

乎又如癰瘰暴起熱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時氣或刀箭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亂之徒半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有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衆病復非難得取訶黎勒皮乾薑沙糖三事等分擣前二令碎以水片許和沙糖融之併擣爲丸旦服十九許以和爲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三兩服即差能破眩氣除風消食爲益處廣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錫蜜亦得又訶黎勒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無病此等醫

明傳乎帝釋五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絕食爲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開將爲別是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不悟醫道也其有服丹石及長病并腹塊之類或可依斯

十九用丹石之人忍飢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皆無服石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火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不別蛇蠍等毒枉死者無窮由此言之深須體識蛇蠍等毒全非此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其長行之人縱令斷食隨路無損如其差已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煑飯飲熟菜豆湯投以

香和任飲多少若覺有冷投椒薑葷茛若知是風著胡葱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調息譚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噉粥恐痰癰還增必是風勞食亦無損若患熱者即熟煎苦參湯飲之爲善茗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灸之醫診脉之術瞻部洲中無以加也長年之藥唯東夏焉

良以連崗雪獻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彼故體人像物號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云文殊師利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但擺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但擺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考其藥石實爲奇妙將息病由頗有踈闕故粗陳大況以備時須若絕食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苦參湯偏除熱病酥油蜜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茶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

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
互四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為一槩未委神州
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殞者由其
無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亦不死矣曾見有
病絕粒三旬後時還差則何須見怪絕食日
多豈容但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然
還將熱粥食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萬有一
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是諱焉又由
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食此乃西國咸悉不
餐凡是菜茹皆須爛煮加阿魏酥油及諸香

尹九

二十

和然後方噉蕓齏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
噉之遂使膈中結痛損腹肚闇眼目長疾病
益虛踈其斯之謂智者思察用行捨藏聞而
不行豈醫咎也行則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
成捨則體損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小便疾
起便用猪糞猫糞或瓦盛瓮貯號曰龍湯雖
加美名穢惡斯極且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
邊房七日潔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

中不合繞塔不應禮拜以其臭穢非病不聽
 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意在省
 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關中噉服實成非損
 梵云晡堤木底鞞殺社晡堤是陳木底是棄
 鞞殺社譯之為藥即是陳棄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
 是犢糞牛尿西國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驅擯
 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便擊杖自
 異若誤衝著即連衣遍洗大師既緣時御物
 譏醜先防豈遣服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
 具如律內用此惠人誠為可鄙勿令流俗習

以為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香藥
 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然而除蛇蠍
 毒自有硫黃雄黃雌黃之石片子隨身誠非
 難得若遭熱瘴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
 畜少多理便易獲薑椒葦芰且咽而風冷全
 祛石蜜沙糖夜餐而飢渴俱息不畜湯藥之
 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罪愆寧免錢財
 漫用急處便闕若不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
 肯施佳藥逐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
 大虧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既其部別不

可依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緣乃有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崎拏即是其右總明尊便之目故時人名右手為特崎拏手意是從其右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或特歌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西國五天皆名東方為前方南為右方亦不可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帀若云佛邊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帀者正順其儀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或云繞百千帀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稍難詳定為向右手邊為右繞為向左手邊為右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右手向內圓之名為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為左繞理可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曾臆非關正理遂令迷俗莫辯司方大德鴻英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梵本並須杜塞人情向右手邊為右繞向左手邊為左繞斯為聖制勿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

尹九

廿二

第一四八冊

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
 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
 其邪正的辨禺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
 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
 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
 影過畫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之名
 為薛攤斫羯攤彈舌道之譯為時輪矣揆影之法
 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正中也然瞻部洲中
 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無
 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

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
 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
 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神州則
 南溟北朔更復不同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
 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尹九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
 故律云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夫出家之
 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無日不須揆影而餐
 理應存念此其落漠餘何護焉是以弘紹之
 英無怪繁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遠隨
 故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日律師矣又復

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
施并給漏子爲衆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
銅椀浮內其椀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
便上涌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椀水旣盡沉即
便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沉
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
別打一下名爲一特也即日東禺矣更過四
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
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
法即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夜有四時

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
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衆此
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
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
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衆全無鳴捷
椎法凡打捷椎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捷椎
有四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
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椀沉十六若南海
骨崙國則銅釜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即
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齊暮還然夜同

也 膈古伯切 堀衡物 媿匹詣切 僵僵居
仆 芳遇切 僵也 媿配也 僵仆
仆 跌也 痲久慕切 惇弟尼切 无良切
虫 毒 葦華甲吉切 蕓側魚切 硫力求 蠍許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冊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丹十

唐 三藏 沙門 義淨 撰

三十一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無越三尊契想之因寧過四諦然而諦理幽邃事隔羸心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形像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華每設能生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標念無表之益自收勸獎餘人有作之功兼利冀希福者宜存意焉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時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授事便鳴捷推

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

事指授於人舊云維那者非也維是周語意通網維那昷梵音略去羯磨陀字也

庭張施寶蓋殿側羅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

像置以銅金石木盤內令諸妓女奏其音樂

塗以磨香灌以香水

取梅檀沉水香木之輩於磬石上以水磨使成

侏用塗像身方持水灌

以淨白氎而揩拭之然後安置

殿中布諸華彩此乃寺眾之儀今羯磨陀那

作矣然於房房之內自浴尊儀日日皆為要

心無闕但是草木之華咸將奉獻無論冬夏

芬馥恒然市肆之間賣者亦眾且如東夏遠

華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榮
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李柰逐節揚葩園
觀蜀葵之流山莊香草之類必須持來布列
無宜遙指樹園冬景片時或容闕乏剪諸繒
絲全以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銅像
無問小大須細灰甄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
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盡合衆共爲小者隨
已所能每須洗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
多其浴像之水舉以兩指瀝自頂上斯謂吉
祥之水冀求勝利奉獻殘華不合持巖棄華

不應履踐可於淨處而傾置之豈容白首終
年尊像曾不揩沐紅華遍野本自無心奉薦
而逐省懶作遙指池園即休畏苦情爲開堂
魯敬便罷此則師資絕緒遂使致敬無由造
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
積爲聚以甄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
銷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爲業又復凡造形
像及以制底金銀銅鐵泥漆甄石或聚沙雪
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身骨二
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為譬喻歎
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如穢麥制底如
小棗上置輪相竿若細針殊因類七海而無
窮勝報遍四生而莫盡其間委細具在別經
幸諸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值佛
之業華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作教人得
福無量曾見有處四月八日或道或俗持像
路邊灑洗隨宜不知揩拭風颺日曝未稱其

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
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
讚嘆具陳其德名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
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昏黃時
大衆出門繞塔三匝香華具設並悉蹲踞令
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
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其
坐定令一經師升師子座讀誦少經具師子

座在上座頭量處其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讚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師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婆度義曰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禮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唯前禮二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准次同然迄乎衆末若其

衆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禮隨情而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至如那爛陀寺人衆殷繁僧徒數出五千造次難爲翔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爲禮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西巡行禮讚淨人童子持雜香華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拜時高聲讚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此唱導師恒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隻坐而心讚或翔臨於梵宇則衆跪而

高闡然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禮斯乃西方承藉禮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座其讚佛者而舊已有但為行之稍別不與梵同且如禮佛之時云歎佛相好者即合直聲長讚或十頌二十頌斯即其法也又如來等偈元是讚佛良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夜大眾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讚及四百讚并餘別讚斯成佳也然而西國禮敬盛傳讚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說且如尊者摩啞_{丁結}哩制吒者乃西方宏

才碩德秀冠羣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鷲鳥見佛相好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音如似讚詠佛乃顧諸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没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啞哩制吒廣為稱歎讚我實德也_{摩啞哩是母制吒是兒}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伸讚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廣興讚歎悔前非之已往遵勝轍於將來自悲不遇大師但逢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

功德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總陳六
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
天薦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嶽而爭峻西方
造讚頌者莫不咸同祖習無著世親菩薩悉
皆仰止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誦得五
戒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讚無問大乘小乘
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深遠二
體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曾藏開
通五則處衆不惶六乃長命無病誦得此已
方學餘經然而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

亦多矣為和之者誠非一筭陳那菩薩親自
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頌有三
百又鹿苑名僧號釋迦提婆復於陳那頌前
各加一頌名糝雜讚總有四百五十頌但有
制作之流皆以為龜鏡矣又龍樹菩薩以詩
代書名為蘇頌里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
檀越南方大國王號娑多婆漢那市演得
迦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親逾
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敬信三尊供
養父母持戒捨惡擇人乃交於諸財色修不

淨觀檢校家室正念無常廣述餓鬼旁生盛
道人天地獄火燃頭上無暇佛除緣起運心
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令學四
真證圓凝之兩得如觀自在不簡怨親因阿
彌陀恒居淨土斯即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
天創學之流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
靡不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俗
徒讀千文孝經矣莫不欽翫用為師範其杜
得迦摩羅亦同此類杜得迦者木生也摩羅
者即是貫焉集取菩薩
昔生難行之
事貫之一處若譯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

為詩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羣生
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勅曰諸君但有
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
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杜得迦摩羅矣方知
讚詠之中斯為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
問法俗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首譯出
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事緝為
歌詠奏諧弦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
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踰安坦羅太子
歌詞人皆無詠遍五天矣舊云蘇達拏太子

者是也又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
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
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爲詩五
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
令誦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
其一百五十讚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
樂讚詠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式

夫禮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念四體
翹勤端居一房乞食爲業順杜多之行修知

足之道但著三衣不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
全祛豈得輒異僧儀別行軌式披出家服不
同常類而在鄼肆之中禮諸流俗檢尋律教
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禮所謂三寶及大
已苾芻又有賈持尊像在大道中塵空聖容
以求財利或有鉤身自刺^十斷節穿肌詐託
好心本希活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宜勸導
人勿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總攝或隨機五道

乃彰七九而弘濟

七九者即是聲明中七時轉九例也如下略明耳

有意言法藏天帝領無說之經或復順語談

詮支那悟本聲之字致使投緣發慧各稱虛

心唯義除煩並凝圓寂至於勝義諦理迥絕

名言覆俗道中非無文句

覆俗諦者舊云世俗諦義不盡也意

道俗事覆他真理色本非瓶妄為瓶解聲無
歌曲漫作歌心又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無
明所蔽妄起衆形不了自心謂鏡居外蛇繩
並綴正智斯論由此蓋真名為覆俗矣此據
覆即是俗名為覆俗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
或可但云真諦覆諦談近日傳經但云初七非不知也無益不論
今望總習梵文無勞翻譯之重為此聊題節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段粗述初基者歟

然而骨崙速利尚能總讚梵經豈況天府神州而不

談其本說故西方讚云曼殊室利現在并州人皆有福理應欽讚其文既廣此不繁錄

夫聲明者梵云攝拖苾馱

切停夜攝拖是聲苾馱

馱是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總名

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五經也

毗如羅論音說一則創學悉談章亦名悉地羅窣覩

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但以成就吉祥為目本

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總有一

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

句八字總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頌大頌不可

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
大自在天之所說也二謂蘇坦囉即是一切
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
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你所造也為
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目時人方信八

歲童子八月誦了三謂馱覩章有一千頌專

尹十

八

明字元功如上經矣四謂三棄擺章是荒梗
之義意比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
頌瑟叱馱覩頌一千二名文茶頌一千二名馱擊
地頌一千馱覩者則意明七例曉十羅聲述二

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聲上皆悉有之一一
聲中各分三節謂一言二言多言總成二十
一言也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
嚕稍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喻重輕之
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名聲便成八例初句既
三餘皆准此恐繁不錄名蘇槃多聲總有三
八二十
四十羅聲者有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
世之異二九韻者明上中下等卑彼此之別
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茶則合成
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乃又便引二十

餘句經文共相雜糅方成一事之號也鄔拏地則大同斯例而以廣略不等為異此三荒章十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五謂必粟底蘇但羅即是前蘇但羅釋也乃上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千頌演其經本尹十詳談衆義盡寰中之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五童子五歲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勞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為准中下之流以意可測翹勤晝夜不遑寧寢同孔父

之三絕等歲釋之百遍牛毛千數麟角唯一比功與神州明上經相似此是學士閣耶眈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一聞便領詎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福業沒代于今向三十載矣闕斯釋已方學緝綴書表製造詩篇致想因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戒習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函文傳授經三二年多在那爛陀寺中天或居跋臘毗國天西也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渠龍門闕里英彥雲聚商榷是非若賢明歎善遐邇稱雋方始

自付鋒鏑投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
談論之處已則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他乃
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流四域然後受封邑
策班賞素高門更修餘業矣復有苾栗底蘇
但羅議釋名朱你有二十四千頌是學士鉢
顛社攤所造斯乃重顯前經臂肌分理詳明
後釋剖析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
秋周易相似次有伐檄呵利論是前朱你議
釋即大學士伐檄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頌
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叙諸家興廢之

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學士乃響震五天
德流八極徹信三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
家戀纏染而便俗斯之往復數有七焉自非
深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著自嗟詩曰由染便
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弄我若嬰兒
即是諸法師之同時人也每於寺內有心歸
俗被煩惱逼確爾不移即令學生與向寺外
時人問其故答曰凡是福地本擬戒行所居
我既內有邪心即是虧乎正教十方僧地無
處投足為清信士身著白衣方入寺中宣揚

正法捨化已來經四十年矣次有薄迦切也論頌有七百釋有七千亦是伐擻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比量義次有草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擻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製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之稱若出家人則遍學毗茶耶具討經及論挫外道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鼎之銷凌遂使響流瞻部之中受敬人天

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羣有此則奔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表況譬之龍象斯乃遠則龍猛提婆馬鳴之類中則世親無著僧賢清辯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子月安惠德惠護德光勝光之輩斯等大十一師無不具前內外眾德各並少欲知足誠無與比俗流外道之內中此類而難得廣如西傳中具述法稱則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德惠乃定門澄想惠護則廣辨正邪方驗鯨海巨深名珍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是知佛

法合弘何所不納莫不應響成篇寧頓十四

之足無勞百遍兩卷一聞便領

有外道造六
百頌來難護

法師法師對衆
一聞文義俱領

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

貴勝凡有座席並不與餘三姓同行自外雜

類故宜遠矣所尊典詰有四辟陀書可十萬

頌辭陀是明解義先云圍陀者訛也咸悉口

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每有聰明婆羅門

誦斯十萬即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一謂

生覆審智二則字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泉

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覩其人固非虛耳

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日月官是大才雄菩

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

與毒藥為害誰為重應聲答曰毒藥與毒境

相去實成遙毒藥餐方害毒境念便燒又復

騰蘭乃震芳於東洛真帝則駕響於南溟大

德羅什致德匠於他土法師玄奘演師功於

自邦然今古諸師並先傳佛日有空齊致習

三藏以為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為匠其西

方現在則羝羅茶寺有智月法師那爛陀中

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即有地婆羯囉密啞囉

蜜南囊有但他揭多揭婆南海佛誓國則有

釋迦雞栗底

今現在佛誓國歷五天而廣學矣

斯並比秀前

賢追蹤往哲曉因明論則思擬陳那味瑜伽

宗實罄懷無著談空則巧符龍猛論有則妙

體僧賢此諸法師淨並親狎筵机餐受微言

尹十

十二

慶新知於未聞温舊解於曾得想傳燈之一

望實喜朝聞冀蕩塵之百疑則分隨昏滅尚

乃捨遺珠於鷲嶺時得其真擇散寶於龍河

頗逢其妙仰蒙三寶之遠被賴皇澤之遐霑

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海從耽摩立底國已

達室利佛誓停住已經四年留連未及歸國

矣

三十五長髮有無

長髮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徇古元

無此事但形同俗相難為護罪既不能持受

復何益必有淨心須求剃髮染衣潔念解脫

為懷五戒十戒奉而不虧圓具圓心遵修律

藏瑜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

一二十唯識論二三十唯

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論五辯中邊論六

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有世親所造然而因明著功鏡徹陳那之八論一

視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三世論二觀總相論三觀境論四因明論五
 似因門論六理門論七取事施設論八集量
 論習阿毗達磨則遍窺六足學阿笈摩經乃
 全探四部然後降邪伏外推揚正理廣化羣
 物弘誘忘疲運想二空澄懷八道敬修四定
 善護七篇以此送終斯為上也如其不爾雖
 處居家不染私室然端一體以希出離隨乞
 巧以供公上著纈服而遮羞恥守持八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泆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作樂冠華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不非時食盡形壽以安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近
 想斯其次也必其現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

敬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作四齋黑月八日或十五日白月八日十五日此日要須受其八戒方稱聖修若無前七而唯第八獲福因甚少焉意在防餘忘怒在人克勤於己
 作無罪事以奉官輸斯亦佳也無罪謂是與眾生西國時俗皆以商人為貴不重農夫由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蠶屠殺深是苦因每一年中損害巨億行迷自久不以為非未至來生中受苦無極不為此業名為無罪也至
 如俗徒蠢蠢不識三歸盡壽遑遑寧持一戒
 不解涅槃是圓寂豈悟生死是輪迴鎮為罪
 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則物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備時須但略疏出先問負債囑授及看病人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之物准事應知

盟柁南曰

田宅店卧具 銅鐵及諸皮 剃刀等瓶衣

諸竿并雜畜 飲食及諸藥 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 成未成不同 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 隨應簡別知 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氎褥諸銅鐵器並不應分於中鐵鉢小鉢及小銅椀戶鑰

針錐剃刀刀子鐵杓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諸袋若瓦器謂鉢小鉢淨觸君持及貯油物并盛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其木器竹器及皮卧物剪髮之具奴婢飲食穀豆及田宅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物應貯衆庫令四方僧共用若田宅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四方僧若有所餘一切衣被無問法衣浴衣若染不染及皮油瓶鞋履之屬並現前應分元云同袖不分白衣入重者蓋是以意斟酌也大竿可為贍部光像處懸幡之竿

尹十

十四

言贍部光像者

即如律中所出綠起無為世尊不處眾時眾
 無威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曰願作瞻部
 光像眾首置細者可作錫杖行與苾芻言錫杖者
 之本師作也梵云奧棄羅即是鳴聲之義古人譯為錫者
 意取錫作聲鳴杖錫任情稱就目驗西方所
 持錫杖頭上唯有一股鐵捲可容三二寸安
 其錫管長四五指其竿用木麤細隨時高與
 眉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其鏤或圓或區屈
 合中間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銅鐵
 任情元斯制意為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
 苦擎奉勞心而復通身總鐵頭上安四股重
 滯將持非常冷非本制也四足之內若是象馬駝驢驢
 乘當與國王家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
 甲鎧之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
 錐刀及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縱不普通從大者行

罽網之屬應用羅窓若上彩色又黃朱碧青
 綠等物應入佛堂擬供像用白土赤土及下
 青色現前應分若酒欲酸可埋於地待成醋
 已僧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傾棄不合酤賣
 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得將酒與
 他及以自飲乃至不合茅尖滴酒瀝置口中
 若將酒及糟起麵并糟糞之類食者咸招越
 法之罪律有成制不須致疑靈巖道場常以
 麩漿起麵避其酒過先人誠有意焉諸有雜
 藥之屬應安淨庫以供病者隨意通用諸有

珍寶珠玉分爲二分一分入法一分入僧法
物可書佛經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
分若寶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應
分木所成者入四方僧伽所有經典章疏皆
不應分當納經藏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
現前應分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
可分之如未得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充四
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具齒諸錢並
分爲三分一佛陀二達摩三僧伽佛物應修
理佛堂及髮爪窠觀波所有破壞法物寫佛

經料理師子座衆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
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其如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苾芻衣服多出常住僧
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利年年分與以
充衣直問曰亡人所有穀食尚遣入僧況復
衆家豆粟別人何合分用答施主本捨村莊
元爲濟給僧衆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住
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尚自與衣
曹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供食之餘充衣非

損斯乃西國衆僧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舍
出沒耳又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
場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施主
元心設令餐噉理亦非過凡是布施僧家田
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衣食者此則誠無疑
慮之患若元心尹十作無盡無障之意者十六雖施僧
家情乃普通一切但食用者咸無過也並由
施主先心所期耳但神州之地別人不得僭
衣爲此孜孜實成妨業設使應供存命非是
不勞心力若其常住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

拱不出寺門亦是深成省事況乎糞掃三衣
巡家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內融極
想木叉之路慈悲外發標心普濟之津以此
送終斯爲上矣然則常住之物用作衣被牀
褥之流并雜資具平分受用不屬別人掌愛
護持事過已物有六者至輟小而與斯乃聖
教佛自明言如法用之誠無罪咎足得資軀
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麥爛倉奴婢
滿坊錢財委廬不知受用相共抱貧可否之
宜智者時鏡或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

私餐遮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行非法苦報誰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顧有一途初學之流情存猛利未闕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作精勤用然肌

為大福隨情即作斷尹十在自心然經中十七所明事

存通俗已身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經中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衆意者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無犯方得通經於戒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草茂豈損一莖曠

野獨飢寧餐半粒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臂供養誠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苾芻求男女以捨之大士捐目捐身即令乞士將身目而行施仙預斷命豈律者所為慈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聞少年之輩勇猛發心意謂燒身便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軀何則十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萬生雖人罕智稀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既託體勝場投心妙法纔持一頌棄眇肌而尚輕暫想無常捨塵供而寧重理應堅修戒品酬惠四恩固想

定門冀拔三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之護浮
囊行慧堅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駿然後憑善
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翹懷當來願見慈
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如學大因則三祇
斯克始忽忽自斷軀命實亦未聞其理自殺
之罪事亞初篇矣檢尋律藏不見遣為滅受
親說要方斷惑豈由燒已房中打勢佛障不
聽池内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而隨自意金
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非聖教必有行善
薩行不受律儀亡已濟生固在言外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同心結
契誘諸初學詳為勸死在前亡者自獲偷蘭
末後命終定招夷罪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
戒求死固守專心曾不窺教儻自傍人勸作
即犯針穴之言尹十若道何不投火便招析石之十八
過嗚呼此事誠可慎哉俗云殺身不如報德
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體餓彪是菩薩之濟
苦割身代鴿非沙門之所為以此同科實非
其沉聊准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

察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如耶山邊自殞非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等迷途世尊判為外道復有自刑斷勢深乖律典設有將為非者恐罪不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一生大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不肯為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為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軌範師則慧習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

德也俗緣在乎德貌具二州矣二德以為山居獨善寡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虎清澗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營無盡藏食供養無礙所受檀施咸隨喜捨可謂四弘誓願共乾坤而罔極四攝廣濟等塵沙而不窮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叙法師之七德焉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傍睇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之術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貫神府洋洋慧海竟瀉流而罔竭祭祭文圍鎮敷榮而弗

姜所制文藻及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字二法師之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期之驗山水運巧斧等匠石之去飛泥哲人不器斯之謂也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涅槃經一日便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探玄旨教小童則誘之以半字誠無按劍之疑授大機則瀉之於完器實有捧珍之益昔者隋季道銷法師乃梗遷楊府諸僧見說咸云魯漢體多質朴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將

看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音旨旦至日角三帙已終時人莫不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衆所共知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有計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爲雅量超羣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財遵菩薩行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日施三文是常所願又曾於隆冬之月客僧道安冒雪遠行喘足皆破停村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法師新造一被纔始探體出門忽見不覺以

帔掩其膿血傍人止之曰宜覓故物莫汙新者法師曰交濟嚴苦何暇求餘時人見聞莫不深讚雖復事非過大而能者故亦歎矣六法師之策厲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轉一切經時屢訖終如修淨方業日夜翹勤瑩佛

十

二十

粒可盈兩載弘濟之端固非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一年內所有文章雜史書等積為大聚裂作紙泥寺造金剛兩軀以充其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紙換之師曰耽著斯文久來誤我豈於今日而誤他哉譬乎令餐鴆毒指往險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傍功聖開上品耽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文字薄識宜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將欲終時先

告門人曰吾三數日定當去矣然於終際必
抱掃帚而亡我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
俯臨清澗蕭條白楊之下彷徨綠篠之側了
然獨坐執篲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明就謁
怪聲寂爾乃將手親附但見熱氣衝頭足手
俱冷遂便大哭于十四遠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
金河之流血灑地俗徒號慟等玉嶺之摧碎
明珠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遠沒殯於寺
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身資具
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量并隨宜卧具而已

法師亡日淨年十二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
遂棄外書欽情內典十四得霑緇侶十八擬
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願淨來日就墓辭
禮于時已霜林半拱宿草填塋神道雖踈展
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迷遠涉之心冀福利於
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禪師則專意律儀澄
心定澂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
忘疲可謂處亂非誼而逾靜道俗咸委非曲
親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周計二萬
餘遍縱經隋季版蕩逐命波遷然此契心曾

無有廢現得六根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
了無他疾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萃止堂隅
轉讀則感鳴雞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精草
隸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典而天縱其然所
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土窟寺燈臺矣
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極銓名手盡其上施
舍香吐氣清淨洗浴忽於經上爰感舍利經
成乃帖以金字共銀鉤而合彩盛之寶函與
玉軸而交映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
供養斯二師者即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後

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五衆之表
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隨事導機事愜機
情之願但爲化超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
神德難思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
首僚庶虔心初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叫北川
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而不減天倉
去米而隨平雖神迹久漂而餘風未殄及親
教二師并餘住持大德明德禪師等並可謂
善闡律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無此敦門
徒訓匠判不許爲並是親承固非傳說又復

詳觀往昔側聽前規自白馬停轡之初青象
挂鞍之後騰蘭啓曜作神州之日月會顯垂
則爲天府之津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
休厲乃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激猶
清俗士讚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遣行燒指亦
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者詳悉又禪師
每於閑夜見悲齟非曲伸進誘或調言於黃
葉今蠲憶母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
之德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百
氏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年十歲但領其言而

未閑深旨每至五更就室叅請禪師必將慈
手賜撫搦摩實如慈母之育赤子或餐甘膳
多輟味見貽但有取求無違所請法師乃恩
厲父嚴禪師則慈伸母愛天性之重誠無以
加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爲和尚既受戒
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燒香垂涕而伸誨曰
大聖久已涅槃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
者汝但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
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不應
爲也進奉旨日幸蒙慈悲賜以聖戒隨力竭

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厲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鈔述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餐長坐不卧雖山寺特造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慈訓不覺流淚何從方驗菩薩之恩濟苦類投炎熾之大火長者之悲念窮子窺迺隘之小門故非是謬每親承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目下且有餘人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住於此乃杖錫東魏頗沉心於對法攝論負笈西京方閱想

於俱舍唯識來日從京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曰尊既年老情希遠遊追覽未聞冀有弘益未敢自決師乃留誨曰爾為大緣時不可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爾傳燈宜即可行勿事留顧觀禮聖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爾無間然既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震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海之口也停至五月遂伴西征至那爛陀及金剛座遂乃周禮聖蹤

旋之佛誓耳可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
 誠教斯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為代模範
 親自提獎以至成人若海槎之遇將一日即
 生律之幸會二師也夫以小善小惠尚播美
 於絃歌況大智大恩而不傳於文讚云爾

令哉父母 曠劫相持 粵我齟齬 攜就明師
 童年尚小 輟愛抽悲 學而時習 杖德箴規
 儔明兩曜 比德雙儀 礪我惠鏑 長我法肌
 提攜鞠育 親誨忘疲 中宵廢寢 日旰停飢
 上德不德 遠而莫知 埋光代嶺 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 鬱鬱禪枝 支藻粲粲 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 坐遷表異 難聽彰奇
 年在弱歲 一留一遺 所有福業 並用薰資
 酬恩死別 報德生離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代代奉訓以成褫積義
 利乎同岳委淨定也如池冀龍華之初會聽
 慈氏之玄漪遍四生而運想滿三大之長祇
 恐聞者以為憑虛聊踈法師之所製大師曾
 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山朗公聖迹之
 所觀天井天倉之異禮靈龕靈廟之奇不遠

千里盛興供養于時齊王下文學悉萃於此
俱懷筆海並擅文峯各競囊錐成矜櫃玉欲
詠朗公之廟像共推法師以為先作師乃不
讓當仁江池先溢援翰寫壁曾不停毫走筆
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廿五

上聖先茂列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樓遲榮命
虛相待萬古山川曠千年人代改真識了無
生徒見丹青在

諸文士既覩法師之製俱懷內恧之心或閣
筆於松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施顯貌媠

母何顏才子如林竟無一和耳所餘文章具
如別集義淨敬白大周諸大德或曾聽受虛
筵或諮論法義或相知弱冠或通懷中年咸
悉大者和南小者千萬所列四十條論要略
事凡此所錄並是西方師資現行者在聖言
非是私意夫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
致此先呈有暇時尋幸招遠意斯依薩婆多
非餘部矣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大猷咸依聖教豈曰情求恐
難面謁寄此先酬幸願繫轅不棄芻蕘見收

